



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摊上大事了（一）

□朱广辉

苏鸡眼教七个徒弟，前六个都远走高飞了，最小的马七却不走。兵荒马乱地往外走？再说师父谁孝敬？

旧时交通工具少，人们行走全靠两只脚。

用马七的话说，人最高贵的地方是脚，脚能带你跋涉千里，脚也能听懂人话。你想想，能听懂脚语的人该有多厉害。

照祖传的规矩，马七应跟师父的姓叫苏七，但他是关门弟子，拜师时苏鸡眼没强求，马七也装迷瞪，他认为姓氏是父母给他的，为这个吃饭门道，随了别人的姓，心里别扭。

现在，马七随着父亲的姓，干着师父传授的技艺，心里美得很。

苏鸡眼的门面房在街中间，几十年前的青龙镇没有如今的繁华，街中间有个老城隍庙，庙旁是个坑，苏鸡眼先在庙旁摆摊割鸡眼，后来有了钱就买了土垫坑，坑也不是一次性垫的，有钱就垫几筐土，没钱就停住。

小镇人没智慧，认为住庙旁不吉利，苏鸡眼就钻这个空子，十多年后愣是盖起了一个院子。

后来，李贯河通航了，青龙镇的后坡成了码头，街上更热闹了，偶尔船停泊卸货，乘船人便在街上行走，也有脑袋灵光的小贩，趁机卖一些洋货。

马七支撑门面后，师父苏鸡眼突患眼疾失明了。师父就哭，嚷嚷着看，马七陪他去了开封教会开的洋医院。

洋医生操着蹩脚的中国话告诉苏鸡眼，他失明是眼底的视网膜问题，治不好。

马七：师父，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您老人家，没有一口吃的，我借高利贷也给您弄吃的，保您老人家饿不着。

苏鸡眼：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是死了也值。

马七接任后装修了门面，又

买了铜盆和香胰子。

一天，一名小贩给他推荐了一套德国产的刀具，价格贵得噎人。

马七掂刀一试，立马相中了，因为没钱，就和小贩弄了个分期付款，然后他就等机会。

现在机会来了，青龙镇的名人窦员外来了。

马七端了铜盆，倒了热水，很贴心地先给窦员外洗了一遍脚，然后才在蹬板上扳脚来看。

马七：老员外，确实是鸡眼，而且不止一个。

窦员外：那就割吧。

马七：老员外，割是割，我割得贵呀。

窦员外：贵就贵吧，不会一个鸡眼两石麦吧。

马七：还真让您老人家说对了。

三升是一斗，十斗为一石，割个鸡眼两石麦，这费用高到天上去了。

窦员外有的是麦子，再说人家的儿子在开封做着官。

窦员外：割吧，割好点。

马七：保证一次除根。

接下来，马七又给窦员外换了盆热水。

脚在热水里泡不算，还给脚挠痒痒。

马七的指甲长短适中，他伸指在脚底哔哔哔三把，尔后又用手指捏着，让那个痒痒在脚底来回蹿又找不到出口，待痒痒下去了，他又是三把。

窦员外没有经历过这些，这种浅浅的痒竟渐渐舒服到骨子里去了。

一盆水凉了，一个干净的小童又换来一盆水。

马七继续重复那痒痒。

第三盆水就是脚背按摩了，轻而柔，细而微，马七的手指刹时变成啃肉的小鱼，游走在窦员外脚背诸穴。

待这些做完，窦员外的脚已被泡得松软，马七让小童换了热毛巾裹着另一只脚开始修这只脚。

窦员外感觉马七只是给他修脚指甲，削了脚后跟的老皮，然后又是脚底按摩。

窦员外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，梦见他爹带他在仙山上摘仙果，仙果旁有山有水，有花有草，香气沁人。

窦员外醒来时，身上披了件洁净的绒毯，脚上也盖了件柔软的东西。

马七坐在那儿喝茶。

窦员外：齐了？

马七把小托盆托到窦员外眼前，一大一小两个鸡眼。

大鸡眼还带着长长的根。

马七又掂起镜子，对好角度让窦员外看，窦员外看到了脚底的小孔。

马七：老员外您不再歇会儿了吗？

窦员外：都啥时辰了还歇呢！

马七：午后一点，您这一觉睡的。

话间，马七给窦员外穿上了袜子，跟着又穿上鞋子。

扶身坐起后，马七又在窦员外的肩颈上小按了一会儿。

窦员外站起来，在铺里走了几步，脸上带着笑，极是惬意。

窦员外从衣兜里掏出两个钢洋。

马七：老员外，这太多了。

窦员外：一个是手术费，一个是有小费。

马七：谢谢老员外捧场。

窦员外：马七，你这一手确实值这么多，可是如果遇到苦力之人你怎办呢？

马七：想割鸡眼不疼就上我这儿来，嫌贵就到别的地方去，来就是这个价钱，谁让他摊上大事了呢！